

由

拳

集

由拳集卷之十四目錄

書

與沈嘉則先生二首

與孫以德

與貞夫

與王元美先生

與開之

與沈少卿

上汪宗伯

與沈箕仲

上座主朱太史

與唐惟良

與魯合肥

寄余沈二太史

寄高先生

由拳集卷之十四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沈嘉則二首

嘉平之月道出姑蘇遇王百穀問先生蹤跡六行
李不日且次吳某以王事牽人不能得便留八行
去自後遂聞渡江而東矣入潁日苦吏事鞅掌不
復使人尋先生淮楊又不得束使人一訊起居取
耿予懷四月初有人自廣陵來言先生尚留滯廣

陵陸無從家即委信使陸無從踪跡先生陸君不
在家人云行李數日前渡江矣惆悵可知司馬倦
遊歸即山川生色哉湖上過流波館不見尚書公
想不勝山陽之感矣隆雅不善吏事今為令雖隆
自知其不可況他人哉視事以來日疲祇憇恐大
不稱此官以為門下伊辱藉先生寵靈幸無甚得
過此邦父老生平好黃次公寬和今為潁川無他
材能獨用款款小大必以情先教化而後刑名即
蒲鞭一切置之民庶以此附焉願莫有干三尺者

而又頗覩見閭閻隱痛比於神君神則安能取謂
小大又以情者耳平昔翫骸有骸今遭人惟繫折
矣不復敢對客譚文章家詎意百鍊剛化為繞指
柔獨怪曩昔諸公為僕私計過也然為吾民請命
監司諸公有不可往往疆爭諸公亦見寬不深罪
則或有天幸矣城東門臨大河歲洪水為妖薄豕
城垣故隄失守父老惴惴恐一夕化為魚陸抵官
老幼遮道為言東門之役先是議數十年無成度
支可萬金下邑枵然獲若獨奈何守空城坐待魚

也僕寔興是役昕夕兀兀矣始於王正四日終於三月晦日而告成事未嘗以一鞭箠使其民也益才智既不逮人又苦世務不更練又徒用款款之愚然是役也秋毫民力竭膏血以從事一隱此豈可以智計取哉由此言之雖有才無所用之矣海內人士多皮相屠生謂屠生必不善此官故勉而就此勉而就此故无所措畫救過不暇何暇論丈夫鴻烈卓異哉又苦上官稽會徵令簿書山積矣諸瑛大教小集為文學諸生索刊刊成寄先生先

生倘再客淮南能遂涉潁乎下邑雖鄙將治十日
酒待先生

得七月帖子詩四章通志一冊讀之娓娓不能休
方輿豈不廣志亦夥矣若通志闕博深雄包絡三
才鱗次萬品匪獸稱胥臣多聞茂先博物即其文
章巨麗超軼前後真宇宙間一種奇書聞有議其
太直者今人多以臧否為浮薄以依違為長厚稍
別黑白定淄澠輒來口語目為涼德夫仲尼豈不
恂恂長厚哉乃其作春秋何如也願先生自信若

山川亡恙玄黃不改後世不廢竹帛之事則有名
山可歲也客歲得海陵書盛稱願使君杪稊使君
入燕過某者十度某亦十往造使君之廬不得一
面及蒞都門出舍報國寺使君乃與沈箕仲馮開
之沈君典來會一見把臂大咲酣語達旦某觀其
才氣真簸蕩千古非英雄不能知英雄矣之類昔
復與陳使君晤於西陵恍慨不及願君而櫟茂有
之亦自絕塵此兩君者實品中竒犖海陵之朕何
必狼山志中讀林大夫諸詩文想其人亦必疏朗

清曠之士非之夫何以能客先生哉先生今高臥
明夕榭故人寥寥乎何以為驩某治吏事微纏終
日兀兀嘗苦世俗情深風雅道喪每念先生滄海
之東便令人欲仙積水可極遠道寧窮何肯登蒼
蒼閣撫美雲日一眺平野也拙藁為諸生強刻之
縣丞寄上先生云何無逸品藻矣

與孫以德

長須回手足下尺一讀之神王足下裁書嘗坐天
祿閣上適太乙下來和何巨爾也至拳拳道僕位

吏良苦狀更復多情曩僕不知為今涉潁而後知
為令也賢人東西過下邑嘗時望車塵扶服淮泗
道上比於一侯人甚者奴視僕何論亭長哉然貴
人傲僕而僕愈益恭乃私心殊愉快不悲僕即不
肖奈何區區以此冒諸胷中也數奉教足下勉為
吏幸籍寵靈無大得過此中士民庶幾報故人萬
一足下稱持節使者大河以南僕自五月十二日
始得報此時計行李已入洛不及一候道左祇深
悵結使者詞賦不重遊梁乎信陵今不在倘有瘳

中壯士及夷門監幸不憚一握手即隄公子異代
同聲足下且登嵩少眺二室聽王子晉吹笙復上
大穉禮玉虛師相朦遊哉言之令人飄飄欲僊恨
僕不得陪杖履霄霓倚醉共大呼山靈亦來書許
與僕南會潁水之上下邑鄙無能具供帳則命庖
人治庖酒人治酒日復引領望矣惠而好我梁宋
非遙晉司馬長卿倦遊過臨邛今足下建節而
過之僕且負弩矢郊迎即恭敬奚繆矣第下邑無
卓王孫家故恐足下無為一再行亦一笑日者語

足下於謝使君使君亦為足下設榻久矣送足下
遊梁有詩今不奉去竝行李次賴乃奉持左券邀
足下也

與貞夫

下邑荒涼貧民鄙樸土產鷄豚太麥及豆爾鷄豚
又以土瘠故味薄不可食至蔬笋亦無之無以奉
老母朝夕老母亦厭苦此中日夜思東歸隆今竭
力以勞萬民形容顛顛乎而無一善狀可聞於下
執事則亦惟不肖之故也遮不敢陳鞭笞門不通

一介以此當官庶幾免乎未和獨可憐吏胥苦飢
寒告公官舍逾蕉落爾僕雅不間於吏事為吏拙
如此亦以此少得過此邦父老子弟執事吾家黃
髮也何以教豸

與王元美先生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
犬馬之齒長矣日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
隔塵言念詰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
無所比數而好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

詰恨不得與此人同嘗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
其陳迹或故物從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
輒展然大喜且披且詫想見其人神恂悅乎廻翔
窳廓之外而馳騫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
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
得奏薄技揆橐韉以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懷抱
下泉之感矣隆賦材故卑抗志頗遠不能達標秬
壇而往往願壯而夫睢匪云同志矣其性然矣替
然明傾心於國僑甯越委身於晏子荀爽御車於

李君遠尉結機於王生君山歎息於子雲中卽折
節於王粲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曆虎
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之好薦好爵之情縻也嗟
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得與元美先生同出
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何羨異代世有先生
何羨異代而乃空懷佳人竟違良晤河清難俟日
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老倦
遊將圖五嶽恐一朝長畢卒負平生令往者諸公
笑永泉下同天壤者承睫不見慕古何為乎且隆

束髮為諸生，獻薄制義，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
霄霏敬僊，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抽
祕金書，遙望岱宗，覃思玉簡，又鄒魯悅孔孟之仁
義，濠梁慕莊老之玄虛，之罘誦李斯之古文，湘漢
懷屈賈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
之麗藻，大梁豔鄒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
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
田巴之雄辯，靈光覩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
逸韻，諸圖書祕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

鉅師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顧生也貧賤僻處
東海青山挂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龜鼉相吊客
無大雅座鮮高言識公夏蟲見同河伯憫然自歎
高步闊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郎王之倔強於南
徼扶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咲矣既而自拔幽
囚稍窺玄朗奮然決起欲出而與海內豪俊論文
譚執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始困諸生既束官守
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首苦簿書則折腰趨公
府促警啣履扶伏婉變丈夫工為蝮眉百鍊化為

繞指玄鬢儻為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吏事日
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淑安用
生為。每望吳會雲亭亭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
得即解印綬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去年獲晤
敬美先生於都門。託頽頽之羽結綢繆之驪不啻
幸矣。吳下舊稱機雲。今云二美。昔見次公稍酌平
日然乃令人轉思大美何也。近世七子。研隱有聲
並驅方軌。橫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
矣。然愚竊謂先生最朕譬諸十雄。當為秦楚先生。

富材勁力雷轟霆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志
憾往哲靈獸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維深奇古
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無論論其文信奇矣。
先生推轂濟南亦至。而愚以為無當先生。何也。今
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
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
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
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
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

寸鐵
大奇矣
長堤
六月
太平

曰卷之二

卷之二

一

一

一

好奇不大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
合瑰麗尔雅險壯温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
製大佐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
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
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左
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中平易者
亦往往不少惟揚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世而下
論者為何平生辛苦蟲魚自况出奇問道終屬偏
師固未聞獨模後人盡掩前愆也先生嘗謂李平

孫竒過則凡老過則釋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竒
驅騁周漢固非予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竒
譬如終南懸崖竒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嚴不如
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竒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
嚴不如雲禴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
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溫厚賈長沙之
浩焉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之詞藻王子淵之才
俊六朝之語雨不盡廢乎即天文奚以禴風惠日
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竒而無當先生先

元美集大
成詩句也

評元美
一字一金

白卷三

不卷二

上

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往。慈而又
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執死危
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島。讀舟州集。魁瑰鉅一。

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鳥。又如觀玄造鳥。其為文
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楊馬。鞭筆褒雄。其為詩
鍊括漢魏。借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
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
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雜俎。闕麗之極
間出。蘆藁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群品。題呀。

靡遺古今勳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造
之中本無所不有和竊意無所不有亦心有所無
矣避自群王之巔失足閔風之上精眩蒐搖迷不
知所適何肯振衣登堂面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
不合大方區區之心欲自進門下亦無鹽之所以
見齊王也然先生廣心遠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
失之豈可使門下不知有東海屠生哉吾鄉沈嘉
則先生聲律雄大與龍伯爭長東海鄙數千年無
大雅其他瑣尾者又不足道賴嘉則出一浣之耳

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人英雄善談稊
談真談堪輿家言體自不甚偉能運鐵矛手敵百
夫疇嘗散千金空九邊觀成壘結交豪傑將帥
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又
忱慨忠義重然諾萬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不
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玄
理每遭事意氣有之不則瞋目跌坐竟日若枯稿
觀其人亦自不凡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与
隆交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才為尊

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道文不當輒多口紅。言罪儻是。思然。隆私度扶伏州郡長吏卓下。至屏息不敢出聲。而揚若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先生豈以高才尊官傲天下士者哉。謹以所為鄙言。請教門下。生平撰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即為芝品。南風有便。幸惠德音。

與馮開之

長須回。得之下素書。長跪讀之。語永相思。勸我加餐。情津津厚矣。僕喜劇後悲。至終篇。泣數行下。忼

既傷懷。鳥空谷。茫然之情。有之。疇咎之日。吾兩人
邂逅。遠願。旅食。烹華。日南。雙珠。延津。二龍。形忘神
交。精氣。感天。青松。殺心。鱖日。華盤。足下。迴翔。金馬
僕亦。蹶躓。天衢。每過。嘉榭。軒姿。娉娉。竟日。流連。卜夜
肯而。燕客。高堂。臨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市。學
劍。秦隴。徵譌。吳越。朝出。左掖。莫過。屠中。醉蹋。俠斜
迴盼。倡家。酒支。千日。門有。禹里。五陵。大俠。三河。少
年。撥丸。借客。縱駒。六博。鉅儒。鴻士。轄日。亘雲。談天
雕龍。片語。南金。咬唾。成珠。虬須。銳頭。傀形。殊相。方

袍鵲冠高標遠韻娟娟者子翠眉鬢髮光輝照梁
清歌過雲三三五五洵美且都莫不連鑣分席握
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士宣城沈卽文藻懸
河俠氣千霄旁通青囊兼精白猿真太華三峰武
夷九曲寰中鉅物外魁奇荆楚周卽辯倒江海
字挾風霜心亦雲壑志輕圭組真浙江靈潮呂梁
懸水望而清亮暎之鶻骨昆陵孫卽衛玠膚清王
褒才俊展也海上金光山中玉乳臨淮李卽雄篇
霞峯孤標朗暎誠然會英咀實玉瓚黃流四明沈

即才如伯將先登執壇濟南于郎亦提偏師間出
歷下攜李陳郎婉孌多態姿材雙美不減安仁吳
江沈郎秀雅而文氣骨蒸勁何慙賈傳南海姚生
尚玄宇雌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誇麗酒德大隱清
朝又有黎秋書白首校讐比廣文之三絕歐博士
青瑣風雨擬平子之四愁沈言士賦就相如道遙
而直禁內黃文學歌寤元叔翫曠以倚門邊姜山
人踈才薄執舌北君卿隄孝廉積毀頌堯心同屈
子徐茂吳嗣秀士碩益鄉落奇姿足下壘塊

之才超逸之品情符太上中諫希夷如天台長松
塚眉古雪高華氣色隔塵遠矣僕則才卑而氣高
言誕而行索席門窮巷炊王焚桂驅車迴轅懷刺
成字絕三臺之跡却立侯之籍寄東方之傲守子
云之玄蓋為拙仕母為巧宦蓋為顏駟母為虎圈
蓋為崔駟母為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鷄香可
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
荆璞以此誨妒亦以此得名世應且憎固賢豪之
所許也畧而言之頗盡都下相與躡燕臺之層雲

邊西山之落月濯潞河之長流橫睨酒人倚醉胡
姬亦一時雄快也不意迤巡歲月轉躬風波故人
參帝舊遊零落元季楚人歸采蘭芷於交產夢
想枕柳沈卽返駕於青山于于今付於澤潞茂吳
一麾於江海益卿一黜於滇南陳生放浪於吳中
僕亦旅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為騷絕何大澤壘空
江漢流萍能不感矣乃足下於僕交遊中尤為最
薦方其晤對則明星有爛夜猶未央至其睽離則
一日三秋只尺万里嗟之聞之安所取屠生而隄

好若此也金石之誼勤乃溪中雜索以來憂思轉
積翹首北望眼穿落日淚迸長雲每裁尺書山川
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宣足下云鴻鯉不絕無相
忘也嗟嗟僕豈忘之乎足下待詔金馬起艸明光
出與諸公列館今直開群玉之府抽萬卷之秘入
而剖肉遺細君把美兒子或焚芸香讀賜書蒙王
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貴倨矣願何有於
泗上一亭長而拳拳繫心書來耿切也此其所為
惇交道至哉僕居潁良苦至不得比於人遭人無

小大成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過無小大成負弩矢
郊迎僕即負弩矢郊迎扶伏西手據地脊客諄讓
或箕踞嫚罵隸也不力供帳不盛起而塵掬面矣
或哀憐黔首催科稍從寬假則所轉移檄督過虢
猛魚蒸之氣如虎焉嗟嗟開之奈何今為而僕未
嘗一日坐擯者牛和馬和鷄皆疲和無不可矣古
者黃屋之貴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
益公奈何以一官驕僊令僕且後旁胡盧之矣奚
其悲夫白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靈

則其所託者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
彼且為豫且假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耶為人陵
轍而怒則陵轍人遂喜耶僕雖不肖辨此又矣所
可恨者簿書既熟文稅逾跡世俗情深風雅道衰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嗟嗟開之如屠生何世古
之為令者彈琵琶弦歌咏先王之風河陽名花勾漏
丹砂風偷然遠矣而今乃為名法之所大禁朝行
雅道莫挂物議僕居賴半歲始得一至于瞻西湖
戴星而往戴星而還是瘦湖水微綠芙蓉盛開天

假一夕六合朗霽雲物且為僕作五色馬依依歐
蘇兩公晤對丙夜偶憶長公垂老還媪就居宛客
舍為之泫然出涕侍坐兩公得詩四益不復就枕
詰朝吏事牽去矣僕自作一官五臟俱俗嗟乎開
之而思來不异平生而寧知豕大异平生九折稱
良百鍊繞指事固然也蠅化為盜陵罵化為烏足
烏足化為疥螬斯彌化為食醯食醯化為九醜羊
肝化為地臯馬血化為轉燐令僕為此官不已將
何化乎雖然泥蟠霄行亦化也龍故在矣足下有

言能乘雲不能伏爪烏者龍哉願足下無以皮毛
相豕三夕晦日沈君典舟抵淮揚曾遣問行李書
來款款天下多情人也孫以德持節大梁僕亦遣
人物色之矣孫生云遊梁登嵩少躡太和然後與
僕南會潁水之上僕且掃榻遲之恨不得足下與
俱南亦僕今者躬勞簿書晝疲兀兀稍暇讀莊老
之書默觀天地之化大塊幻迹萬物皆空即身非
吾有而區區以世務微縲而以官為桎梏何也夫
運有不停物有必化握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而

奸黠爽惑欲與大仇爭長亦惑矣何論小吏即侯
王將相不波澌乎何論崇秩即鍾鼎竹帛不寐草
乎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罽宰乎何論聖賢節
天地日月不墮劫乎是故達人帶索鼓琴拾穗行
歌彼誠有見焉非湯也而僕竊之焉論世情之官
况矜榮辱叙離合忼慨傷懷不尤咲展然人乎足
下深於玄理蓋懸解之日久矣僕此言謂何多欲
觀微漸返自然五嶽何期三山不遠御風騎氣之
所不之安能舍逍遙之道而染天張也僕始以令

東取親迎勞之曰嘻長卿以彼其才上而金馬次
猶不失諸曹奏詞賦於至尊抒又采於交遊庶幾
得當而柰何令為僕茫然自失也何物而金馬何
物而諸曹何物而令僕不知也僕不知而世方以
其不知者相唁乎涉潁來僕恐天下謂僕師心
不善與官也而勉為之世乃遂以是賢僕而不知
僕方以是為桎梏者也之二者咸失名實矣世之
所為榮辱者唁而慶者賢而不肖者何墟哉僕所
居濠梁伯陽南華皆在焉足下來僕且膝行而從

之矣

與沈少卿

蒼頭入京奉尺書足下云始得書甚喜自說已開
械寥寥數言爾又云長安諸公得書皆甚喜自說
謂屠生有書見寄已開械寥寥數言爾僕自與足
下別便苦吏事冗甚不能一一作書作一書徧報
諸公亦近皆常例然非所以施於足下矣足下又
云見馮生沈生書復作長語以為恨嗟々足下之
厚僕如此而僕不能盡知尚可為人哉足下願得

僕長語不得以為恨此何心僕於此雖至愚亦知少卿以厚豕故云云不熟者書來一過棄置篋笥中爾念此感激泣數行下僕居長安嘗與足下交不薄僕方以今行始不知令善也而楚楚作苦諸君亦多勞苦屠生者獨足下不熟英雄用心良有為矣僕又不能管足下所以不相勞苦故而誤以足下為薄謂足下不用情於小子乃一不敢以長語進道其縷之私其一三長語不仕者皆疇昔勞言屠生者也亦誤矣丈夫交遊豈在兒女子仁

哉馮沈諸生皆賢豪丈夫而佐兒女子仁足下弗
是也僕以此失足下矣聞少卿居長安甚高恭侃
侃節亮朱勃之風來書譚說時事忼慨傷懷少卿
白首秀看婉孌而節槩若此固知太史公稱子房
不誣哉足下云僕今且佐繞指柔乎世情增羊人
品咸半僕非敢然也子不聞應龍之泥蟠乎飲沮
洳友蝦蛆窟窀夔踞蜿蜒屈體時也子豈以其飲
沮洳及蝦蛆而謂龍性改邪今之為令者豈弟惠
和志意猶可行惟以翫譎取罪上官則必不可行

以翫醜取罪上官則雖文學如游夏治行如蘧黃
無取用之世人言文人多不善此官以其性誕謾
也游夏非文人乎僕嘗謂若神龍可測安名為神
世人好以皮相天下寒廊士即不幸以丈夫氣收
宦世不謂丈夫而謂為以不善失之且謂相吾輩
奇中也是以且棄丈夫氣索中而後兒女子面目
為容取憐學應龍之跡習蜿蜒之態遵顯晦之塗
明卷舒之用然後矯首揚眉惟吾所適屠長卿之
故吾自在也咄咄少卿僕誠不能以一令翫醜矣

何者一令不足惜惡其為天下所相也然而為下
民請命大義所在往往彊爭丈夫之氣猶嫌其棄
不盡也譬如河朔俠少年學為好女子嫣然都雅
昔露壯浪本色足下笑豕權頽當蘇君昔像何敢
言

上汪宗伯

隆不肖童牙譚執三十無聞沉落風塵飄泊吳楚
逶娑雙鬢蚤見二毛奏技有司有司殺帚退處鄉
曲鄉曲遺跡家在大江之上長風卷茅寒潮打門

木落高天，猿啼曠野，沙寒蕭瑟之境，真使人魂銷
又苦窶甚也。而隆處之殊遠，好讀五帝三王之書，
百家衆技之說，饒以之為餐，寒以之為衣，又好執
鞭天下賢士大夫，咸謬辱才名。見收進之交遊之
末，若先生者，固大海以東鉅厯也。隆亟微一望，見
清塵第私念布衣，不敢先於薦紳先生，遂止也。
且先生有道長者，風采嶽嶽，僕安敢自媒而進之。
自媒而進之，雖隆知其不可。况先生哉。周公雖躬
吐哺，下白屋，其不以自媒收天下士明矣。是以隆

生三十年交遊士大夫時時有之而願不敢求先
生一盼夫室同太華作鎮於西無論東也即西人
不一登焉何也蓬萊瀛洲立極於東無論西也即
東人不一望見焉何也是隆之羨也亦隆罪也乃
今不意得以薄稅收於門下為門生夫士之所稱
賢不肖者如龍泉馬如鉛刀馬如騏驎馬如鴛馬
馬如夜光燕石馬如豫章檉櫟馬彼良工之取收
者龍泉乎鉛刀乎騏驎乎鴛馬乎夜光乎燕石乎
豫章乎檉櫟乎士誠得望見清塵恆其平生即以

鉛刀進以駑馬進以燕石進以樗櫟進既不辭也
而乃今又得以賢士之名與天下俊髦並席而升
分道而趨以進聆大君子之緒論愜平生望見之
顧而又有賢聲即微幸顧不厚哉曩歲祥禡居京
師朝脫草履莫列縉紳捐三十年飄泊之苦而一
旦回翔雲霄之上意津津不啻足矣是以安心下
吏息念清華遊目簿書絕望金馬柱門塞竇闕影
累足度材而處力罔命爭亦既得當矣夫何世人
不量以內館為高華以外隸為流俗以詞賦為雅

道以吏事為風塵、以入直為閒造、以視篆為鞅、以
履薄外補、勞苦屠生、謂隆不得館職而擯之、小吏
以為太息、隆不惠心、切非之、隆才藝不加於人、而
過求非分、則大罪也、夫制科甲乙、莫非俊髦、清華
流俗、莫非王官、收錄陶鎔、莫非主恩、矢謨宣力、莫
非報稱、立交戟之下、出入承明之廡、撰文奏賦、納
誨進講、補袞闕、暢國美、稱侍從、臣誠然清華、至分
符佩印、承命出牧、為天子勤、宣職事、惠養元元、即
何言流俗哉、且輦轂之內、提封之外、萬里几席也、

中外百執事如星羅焉不有清班疇涸鴻業不有
吏治疇宣鉅化交相資者也此奚論論他日所採
賢者可不可爾世之譚者又徃徃謂文人多不善
吏治吏治夥矣民隱至閤政務至焚俯仰多方當
機靡定人情九疑世路洪波非涉歷不熟非圓轉
不達非鍛鍊不精而文稅皆不肖兼焉故文人多
不善吏事使文人為吏事是使騏驥捕鼠而劍補
屨也隆竊又非之夫人情世故誠萬變夥矣其有
出於先王之訓百家之外者乎文人覽觀先王稱

說詩善泛濫百家曷不究矣考古驗今觀變察時
曷不精矣如是而為吏治曷不善矣夫太阿純鉤
陸剗水斷剖瓜切玉無擇也取長途識迷道必老
馬之智後所習也使文人吏治是寶劍之割而老
馬之指迷道也世人謂文人不善吏治隆謂必文
人而後善吏治其有不善者必其於文秬踈也彼
游夏不宰乎誠謂文人不可以吏治則椎魯無文
者市人爾市人可用吏邪則天子安得市人而用
之也隆無他行能平生獨喜業文乃文秬又殊踈

也是隆之所大懼也。雖然亦為之而已。夫終日而
眠則風大如車輪焉。終日而運則太行王屋移焉。
其神到也。跬步不已。跋鯨千里。其力倍也。天下事
不患無能而患不知懼懼也。則勤可補拙。勞可相
不逮。無懼也。即賢豪聖智。或因隆知懼矣。先生試
問隆所以治潁上焉。置對矣。方今天子神聖。小大
臣工咸懷忠良。先生以黃髮耆德。師表百僚。翊贊
王上。穆乎休嘉。行軼三五。隆恨不得自比於虎賁
衛士之列。一上瞻光華也。主上倚毘。方切不啻五嶽。

願先生強飯自愛上谷隆眷俯慰四海隆在下風
幸藉餘光裁書日叙心不既度歎

與沈箕仲

足下得聞曹適之矣乃僕為令亦不惡也僕曩不辭
事從人言苦令夫令奚苦矣夫理禁治劇非令不
効振刷調劑非令不行精明果斷非令不見寬仁
惠和非令不宣士朝馳負擔莫列薦紳縮符佩印
展布四體丈夫何不可哉又世之所為難色者徒
以令罄折諸公間丈夫抱執幸遭遇一時與甲乙

之科不能獵上世如登清華軒然高蹈榮名振藻而
沾沾兒女子向人工眉嫵取憐當世辱在泥塗非
夫也嗟嗟不然哉士苦脩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
軒轅位居黃屋號為至尊而膝行前廣成子周公
身都将相吐哺以勞天下士正考父一命而偃再
命而僂三命循墻而走魯之賢者年七十猶恭也
士苦脩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僕為小吏淮泗之
上朝夕兀兀扶伏奔走將迎下以和柔萬靈而上
取憐尊官長者内存狷介外飾膏沐望見其眉嫵

卷之六 六十一

者何物長卿緜約若爾湯罵則受之呼牛馬則應之唾則乾之也張於餘寡則承之彼怒而卑辭和顏退而置之矣也請讓而謝過背而胡盧之矣故朝夕兀兀則無礙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虞其患也為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無滑其和也聲折奚苦矣此非所謂邗方跽行而以絜楹也余蓋以為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為娛大矣所居淮泗北折而苦縣則伯陽產焉南折而濠梁莊生之所宗也東西去百里而近為潁壽潁古潁

川歐文忠蘇長公宦其地有西湖瀟灑十里可泛也壽古淮南八公山在焉馮高而睨之如落几席八公可揮手招也又雲氣時時起芒碭諸山長歌大風風輒蕭蕭至矣城下新隄初成度支可萬金帑有一錢乎亡之則秋毫民力也秋毫民力而民不怨者何僕無他才能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愚也愚所以誠也隄成乘月臨流望焉水光凝碧遊魚上下雲物四揭六合曠朗爽然快哉恨不得命沙棠取卮酒呼沈郎而夜泛也僕不佞為令樂如

此令苦余而余不苦令令如豕何足下無挾白雲
司驕我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俗情深風雅道喪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則令之故也曩固與開之言
之矣余不苦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鵠舉矣嗟乎
沈即努力雲霄上報人主下光友朋竹帛之事足
下圖之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隆行能不數辱在泥塗幸荷先生一盼遂齒於人
提之風塵置諸雲霄拔其垢溷而揚其光采以徼

寵靈於諸公繫匪隆能先生一盼之力也夫先生
持當世佐者之衡慄大雅振鴻響而隆以薄技過
之布鼓雷門不啻鈔矣此豈誠稍有當於先生哉
則其所覆茹者閔也孫陽誠善相天下馬乃其所
牧者豈能盡騶裏飛兔哉騶裏飛兔世不一二有
則衆馬亦或不得不一盼也惟其一盼也而衆馬
亦且與騶裏飛兔分槽而食並轡而馳矣世蓋不
信馬信孫陽之一盼也即隆之徵聿於先生者厚
哉私中自度門下士多揚休策名驕然研隱為大

雅生色而隆獨黯靈失意牛馬走淮泗上是神駿
一日千里而衆馬果不前也雖然不可為跛驚乎
跛躡不已亦千里矣世人豔慕承明之廬多舉以
為隆言不知萬物自有分也騏驥千里狸狴捕鼠
龍劍切玉而錐補履分弗可易也今夫名在蘭臺
石室則冲峯易爾即脫凡骨而飄飄欲僊乎則感
也鳳而朝陽鷄而時夜是隆之所安也故疇昔京
師閉門下槩知此尔矣雖然亦有大恨焉王上神
聖不世出先生鴻德鉅儒日侍講筵羲皇堯舜之

化旦莫間矣譬如景星在天卿雲有爛含靈之屬
疇不願一睹見為媮快也即今隆得為虎賁當夫
陞盾即拂蓋即與侏儒爭飽而一快睹當世之感
誠立槁無恨奈何天刑之也以為陞盾則太短以
為侏儒則太長則烏睹交戟之下也然此隆又有
言焉隆誠不佞無當大雅令得備侍從之列雖不
敢許身夔龍補袞輔德至如相如楊雄之徒抽思
上林振藻甘泉稱天下之巨麗蒙至尊之嘆賞豈
能復出他人下哉此言懷之私中絕不敢語世人

而知已前又不一吐是終於俟秋草先朝露而文
采無見也此隆之所為仰首伸眉一陳說而不慙
者也隆今者為令無他材能有朝夕思而已矣思
官以賄敗思務以惰衣思督而自障思率而矜露
思柔而繞指思剛而若楷思拙取賤思巧誨妙思
多言而數窮思骯髒而逢怒苛屋難照糾紛難理
下民難調上官難事日履曉巖行畏途佐吏良苦
能無思乎又其甚者媿阿疑於忠厚直道疑於任
氣木強疑於持重幹濟疑於輕浮奔走疑於精神

刺挾疑於英敏寬仁疑於庸懦避事則為不職任
事則為沽名或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不以為賢或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不以為賢求以為上則下不
堪而令之職廢求以為下則上不堪而令之職亦
廢不自信則顛越而喪厥植果於自信則且語而
窘步舍其職業而媚上以取憐夸毗以保聲譽則
名法之所禁知實心為下而且語窘步一切置之
則世俗之所不韙即不幸不得乎上雖文如游夏
守如隨夷才如管晏治如高保無所用之作吏良

苦能無思乎隆且奈何朝夕兀兀如是爾矣隆又
不幸居京師濫竊文章之聲杜門自守不敢促誓
唯囑乞憐諸公間又有翫黷聲夫好文章家則以
為必薄吏事好翫黷則強項而不下如今何是諸
公之所以相隆者也如是則隆滋思矣期朝夕勉
強從事以無負主上而為門下僚辱其道靡繇也
願先生教之隆且膝行而前聽也秋風多厲勉矣
加餐

燕唐惟良

都下逢君避近道願把臂促席狂歌浩哢嚼層
之長雲邀西山之落月真出天地之外之乎寥廓
也陶北窗席上得聞佳論具見款款徹我顛蒙肉
我枯朽真不世之造也青松指心皦日蒞盟足下
忘之僕豈能忘之乎足下矯々雲鴻高視天壤春
焉去國內無愴忿之懷外無妻涼之色天下奇男
子哉聞之使人爽然神怵又為足下悽惻傷也勉
矣惟良圭組奚貴貴德義顯鱗爾大夫七丈之謂
何而咿嗶促警從兒女子求食也足下身輕於蟬

翼而名重於九鼎山嶽之秀交遊之光僕今瓊尾
一吏俛仰罄折都無丈夫氣回面之媿矣足下何
以振我弭節維揚乘月坐二十四橋上聽玉人吹
簫飄飄欲僊僕望之矣謹裁短書使人迓旌于江
上吏事正冗不宣我懷小剡新成奉寄覽教關山
非遙因風神往

與曾合肥

足下温温都雅王贊黃流久廼益令人敬慕弟叢
居都下風塵汨人不能時時從足下遊今雖同出

宰淮上又苦吏事微纒山川非遙鴻鯉且闕神爽
雖近晤言則希其為悵結何云海內二三兄弟况
如流萍山靈善妒不令把臂一區傲倪天雲只尺
佳人龍劍兩地逢此搔落感彼蟪蛄何時令買擢
江東放浪五湖也足下龍德正中僕野麋為性青
雲大業小子讓焉或當先至笠澤彭蠡之間尋漁
父買山遲子矣白波紫峰言之繁心也率爾裁書
涼風在念新刻一種奉寄不洎所云舊志合肥出
都梁香草今尚有否有之幸見惠數莖

哥余沈二太史

東奉璽書馳、在道下邑小吏遠望榮光行李何
日次都門長途勞人向不得的報於郵卒未嘗遣
一介使者候旌干大江之上何得無罪恃有此心
僕自童牙神往大雅乃先生迴翔霄漢而不肖父
辱泥塗懷刺及門門者不入恨不得垂橐韆以一
當下執事坐員十年懷想每低而不食也冬月壯
還會先生家居得暨奉清塵借玉趾如農夫之獲
歲也以此知人生晤言亦有數矣僕豈敢云龍胡

合哉聊爲我十年仄注則曷不快心也先生遭時
遇主策名揚休上接夔龍下薄賈董竹帛上伐金
石鴻寶噌吰巨屨執事兼馮夫夫致身差勝獨不
肖折威鳳之羽而遵跛螭之途一邑斗大猶然難
之戴星出入蓐食視事入折腰長吏退而屈首受
簿書無論立名惴而揀過世言拊循安所事拊循
才賢不肖大都視趨走力不力爾昔人以令長佩
印專城而臨元元為得意今衣冠隸乎文若賦歛
急也令方議息肩而監司尺一下矣假令昔人今

為令也尚能鳴琴弦歌栽花而營丹砂和每遇有
不可則仰屋歎爾僕寂不肖諸事多賧而尤不閒
於位更徒用昕夕斤斤即形神為枯不問問民所
疾苦將以小勞而補其取大拙亦不敢過於腹削
以求當監司求聲名會有天幸無太得過尊官大
人遊世無術則退而安其拙顧亦以拙亮焉令良
苦執事身處雲霄通以金馬烏覩令哉僕乃甘之
視荼如薺譬彼小星實命不同僕安敢望交戟之
下屬車之塵哉自度無大人甘泉之技何以比於

揚馬風塵牛馬固其分也願言努力明德茂建鴻
鉅上報主上下光同袍豈不盛哉僕在下風式歌
且舞吏事方冗率爾裁書倘因南鴻八行慰我

寄高先生

江上一別又復素秋天寒水落陵若載枯年華逝
波令我髮短佇立淮泗遙望愁人中心悵而某不
敏每有疑於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歎孝標所以
繫息先生脩文砥行之謂何而落莫十霜謂有天
乎時時作客蒯緱向人開山宵征江潭野宿金馬

誰何先生乃爾念此忽墮雙臂感淚五中其為更
庶無能為先生備晨炊徒有拳拳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其願先生益崇明德大旱之後豈無豐年知
先生曠度諸亡胃懷其數奉教門下日夜祇思周
敢以涼德惰棄成命傾黔驢之質為技幾何世涂
九折難可策足是某之所大慰也先生何以教之
母夫人而下萬福大兄讀書楚楚玉墮黃流今年
從何人授易也率爾楫書有懷不悉

由拳集卷之十四終